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刘大年著

中国近代史諸問題

刘大年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中国近代史諸問題

刘大年 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8\frac{1}{4}$ · 插頁 5 · 字数 191,000

· 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11001·213 定价（六）1.35元

印数 0,001—2,000

目 录

中国近代史諸問題	1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問題	45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 的斗争	70
論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	98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頁	120
辛亥革命与反滿問題	135
評尙錢同志为《明清社会經济形态的研究》一书 所写的序言	151
論康熙	176
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問題	205
亚洲历史怎样评价?	222
新中国的历史科学	238
十五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工作	245
后 記	262

中国近代史諸問題

中国近代史包括从鴉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一百一十年的历史，即包括前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时期和后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本文所論述的主要是鴉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八十年，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目的是想要說明今天我們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問題，或者說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有的放矢，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一門科学，是由馬克思主义开辟出道路的。馬克思主义把辯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研究上来，发现瞬息万变、矛盾混沌的历史現象，是一种有客观規律可寻的发展过程。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特定時間、地点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的独立研究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性。把历史看做是遵循一定規律变化发展的客观过程，还是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現象，这是历史研究是否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問題，也是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根本区别于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地方。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及社会历史研究的时候，曾經多次指出过這個問題。

恩格斯說：社会历史的研究，“完全像在自然領域里一样，應該

发现真实的联系，排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史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①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那篇名文里说：先前一切历史理论里有两个主要缺点，即：一，它们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却没有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认定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二，它们恰巧没有包括到人民群众的行动。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这两个主要缺点。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②。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过去人们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一方面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③ 社会历史进展规律的发现，其重要意义早由恩格斯着重指出过。恩格斯讲到马克思首先发现历史发展规律、阶级斗争规律的时候写道：“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进展法则，按照这个法则，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页37—38。

② 《列宁全集》，卷二一，页39。

③ 《毛泽东选集》，卷一，页272。

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的。这个法则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与‘能力转化律’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同的。”^①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要通过具体历史的研究，揭示历史规律，谁都知道这不是出于好奇，不是出于其他动机。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历史规律是为了当前斗争，是要武装自己，摧毁敌人，改造世界。目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正由共产主义所代替；全世界范围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迅速地改变人类历史的面貌；社会主义正在日新月异取得成就。这一切，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在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客观规律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反映与无数次的证实。阐述历史发展规律、阶级斗争规律，这就使一切革命的人们可以根据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加速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揭示历史规律的战斗性，在资产阶级历史学里反应得非常强烈。数不清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家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规律地发展的学说。最近的一些例子是英国的反共宣传专家西·亨特、牛津大学的伯尔林、加拿大社会学家迈约、美国的萨维尔及美国极端反动的所谓“现在主义”者毕尔德、貝克尔、李德等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议论。西·亨特说：“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那就非假定历史是一种精密的科学，而且可以预言它的未来发展不可。”照他看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②。伯尔林疯狂地攻击历史科学这个概念。他认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頁VII。

② 亨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定历史写作本质上是“无定向的流水”。人們編纂历史，只是将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假想組織起来^①。迈約說：历史唯物主义“最大的錯誤——导致历史有規律的观点的錯誤——就在于：似乎为我們生成了某种一定的历史”^②。薩維爾說：讲述历史，不可能“根据历史的規律作出判断，因为并没有历史的規律这种东西”^③。“現在主义”者毕尔德、貝克尔、李德等人赤裸裸的为美帝国主义反动宣传服务。他們絕對否认历史发展中有客观真理的可能性，宣称每个人有权力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比較早的例子有罗素、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議論。英国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反駁有任何历史規律存在的說法，认为历史倒是必須当做一种艺术形式来考察的东西。中国买办階級代言人胡适忽而把历史比做一百个大錢，随便你摆成什么样子，忽而把历史比做一个小姑娘，任人去塗脂抹粉。其根本意思就是否认历史发展有客观規律存在，否认有階級斗争、有階級斗争規律存在。地主階級思想的宣传者梁漱溟則断定历史的根本是“意欲”。中国历史只是偶然地“循环于一治一乱”，毫无客观規律之可言。这类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某些資產階級学者，如当代資產階級历史大师湯因比也大讲历史規律。湯因比的所謂規律是把世界历史看做是从希腊文明、欧洲文明……到美国文明等二十几种文明的綜合体。而每一种文明都經歷着同样的阶段：誕生、成长、崩潰、解体与灭亡。这就是历史的“普遍規律”。湯因比在这里当然不单纯是为了炫耀他的惊人浅薄，主要是表示他拒絕承认历史发展有任何客观規律存在。湯因比等人那些

① 斯科特：《解释和重新解释》（“美国历史学会”1959年芝加哥年会的报道），《美国历史評論》1960年4月号。

② 迈約：《民主和馬克思主义》。

③ 斯科特：《解释和重新解释》。

所謂历史規律与科学的客观規律不相容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

列宁說過，馬克思的学說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最大仇視和憎恨。馬克思主义历史学把通过具体历史事变的研究，揭示历史客观規律作为自己的任务，要引起资产阶级的竭力攻击，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资产阶级从这里感受到一种切身威胁。对于他們，这种威胁不止是芒刺在背，而是像在脖子上横了一口鋼刀。历史既然遵循客观規律发展，资本主义就一定最后死亡。资本主义死亡，就是资产阶级的消灭。万千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家总是力图用断定历史并无所謂客观規律的办法，来证明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要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理論并无根据。他們极力想要证明历史发展并没有給革命人民以客观真理。他們以为只要无休止地重复历史并不是按照什么規律发展的，这就是給腐烂透頂的资本主义灌进了一剂續命湯。它就会返老还童，如松之寿。资产阶级的拚命抗拒真理，正是证明馬克思主义科学具有多么巨大的威力，证明揭示历史規律的战斗意义。

历史規律当然是一个复杂問題。它有自己的內容，有自己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里說：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对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門科学的对象。“数学中的正数和負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相互斗争……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①。历史发展的特殊矛盾不同于物理現象、化学現象等自然領域的矛盾。历史現象是由有意識的人的活

^① 《毛泽东选集》，卷一，頁297。

动构成的。历史规律也就不同于永恒的自然规律。它既会产生，也会消失；有的短期就会化为陈述，有的要长时期支配人类的命运。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以往各个社会里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由适合到不适合的规律；阶级社会里由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规律；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基础的规律等，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或带有共同性的规律。它们是在漫长时间里起作用的。某个时代、某个阶段的历史发展变化，那个时代、那个阶段里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表面上千头万绪，自相矛盾，并且常常表现为不合规律，实际上它总是受一定的规律制约着的。那个时代、阶级、阶级斗争的内容改变了，原有的规律也就跟着改变。恩格斯说：“没有一个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①。由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性，我们研究某个时代、某个领域的历史，就不但要阐述它与前后时代相同的东西，证实、丰富那些基本的、共同的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那个时代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东西，揭示出那个时代特殊的、具体的规律。因此，历史研究的内容总是丰富多样的，总是要不断在人们面前出现新的问题。

现在我们论述的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个时期的历史。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间很短，在历史发展上却相当重要。这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八十年。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以前虽有资本主义萌芽，仍是处在封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页181。

建社会时代。在这以后社会性质虽沒有改变，革命斗争已經不是处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是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那时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由封建时代轉变为一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时代是由这八十年历史完成的重大使命。

近代中国历史的这个巨大轉变当然不是凭空发生的。其中充满了空前激烈、空前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社会阶级很简单。那时基本上是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立。主要斗争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情形大不相同了。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并且愈来愈深地渗进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外国资产阶级不是中国的一个阶级，是一个外部力量。它侵入中国之后，在社会生活一切重要领域里取得了支配地位。近代中国的全部阶级斗争，处处与这个反动势力紧相关联着。中国这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尽管很微弱，它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是这时诞生的。资产阶级是这时形成的。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它是一个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社会势力。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这些旧的阶级并没有消亡。它们在新的形势之下继续活动。农民阶级还充满着活力。农民是太平天国的发动者，又是义和团运动的发起者。地主阶级一直是统治力量，还不是告朔之餼羊。虽然它已经日暮途穷，必须屈从帝国主义去维持其统治地位。所有这些阶级、这些社会力量既非彼此无关，更不知道什么叫和平共处。阶级斗争在这八十年里一直激烈地进行着。中国社会被压迫阶级与帝国主义无时无斗争，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势力无时无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斗争。由于这时的阶级斗争既是非常尖锐，又是格外复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这里就暴露得越发彻底，越发显著。对这些阶级、这些阶级的复杂斗争进

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规律揭示出来，让人们能够认识它、理解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根本任务。

我们不是要回答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吗？归根到底，研究近代史，就是要通过对这个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研究分析，揭示出这个时代的历史发展、阶级斗争规律来为当前斗争服务，满足当前斗争需要。

无比激烈、复杂的近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距我们只有几十年，百把年。它与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些斗争过去了，那些斗争所表现出的历史规律——其中有共同规律，更有这个时代阶级、阶级斗争特有的具体规律——今天还在继续发生作用，还没有过去。我们迫切需要掌握这些规律性知识。这些知识与今天斗争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不但与国内当前斗争实践有联系，而且与世界革命人民当前斗争实践有联系。

第一，近代中国阶级、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可以武装一切真正的革命者，武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广大人民。

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近代历史上那些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阶级至今并没有过去或者没有完全过去。帝国主义仍旧包围着我们。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进了坟墓，阴魂还未消散。它们总是不甘心灭亡，时时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尚在蠕蠕而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存在着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一些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遇有机会，其中一些人就想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斗争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里說：“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来，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①现实生活每天都在說明毛泽东同志这个分析的深刻意义。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两条道路斗争，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关系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問題。誰要是忘記了阶级斗争，忘記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誰就必然要犯錯誤，要受历史懲罰。懂得近代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規律，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認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阶级斗争，辨別方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进。

第二，需要研究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規律，来深刻闡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綫、方針和政策。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近代中国历史是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綫、方針、政策的出发点，是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論的出发点。那些政策、理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們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規律，符合于阶级斗争的客观規律。鴉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进行了八十年。每一次斗争无不以失敗而告終。馬克思說

^① 《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2 版，頁 482。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法国革命編年史中，每一較為重要的篇章都标题为革命之失敗。中国这八十年革命編年史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階級政党——中国共产党誕生，并担负起革命領導任务，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們党領導民主革命的方針、路綫和政策，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生活，分析中国近代历史以后制訂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把近代历史与社会生活叫做中国国情，把那种正确分析叫做以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研究近代階級斗争規律，就可以帮助人們了解党怎样以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党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領導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熟悉那些斗争，对于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也是需要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設中有許多問題是昨天的繼續。为什么我們只有遵循党的总路綫从事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走其他道路；为什么一些事物是现在这种状况，而不是別种状况，都有其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因緣。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研究毛泽东思想，更必須懂得这八十年階級斗争的历史。目前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严重的課題。毛泽东思想高举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这个思想的历史背景闡述清楚，对于宣传馬克思主义，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正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第三，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复杂的階級斗争为中国人民积累了异常丰富的革命經驗。今天迫切需要对这些經驗从理論上，即从历史規律性上加以闡述、总结。

目前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部分还在进行民主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經驗宝庫里无疑地有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分析一下中国民主革命的类型，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同

于英国法国类型的民主革命。英国法国类型的国度由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是独立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里处在上升时期。那些国家民主革命的唯一敌人是封建统治势力。革命任务单纯，比较容易获胜。中国民主革命有异于英国法国类型。中国没有独立的资本主义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破坏了中国社会独立发展的过程。外国侵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遭受着严重阻碍。民族资产阶级异常软弱。中国民主革命不只是一要战胜一个敌人，而是要战胜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即帝国主义这两个凶恶敌人。战胜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任务。情况就是这样：世界主要国家由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有两条途径，一条，独立发展的途径；一条，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发生资本主义的途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之也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只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类型，一个是除了反封建，还要着重反帝国主义的类型。中国民主革命在后面这个类型里显然具有典型性。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与所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中国革命最后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了彻底胜利的结局。英国法国那种类型的民主革命早已进了博物馆。中国这个类型的民主革命目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正如野火燎原，威胁着帝国主义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的。无产阶级在那些地方还没有取得领导地位。作为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它们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但在那些国家内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肯定是那些地区的革命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的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中碰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些东西也显然对于今天的亚非拉美革命人民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应该重视这方面的需要。

列宁讲到研究当代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这样说：“……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①。列宁这里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适用的。今后几十年，百把年，世界历史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对于改变世界面貌将占有重要地位。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工作，必须赶上当前世界这个形势，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提供给今天正在现场上从事同样活动的人们。

第四，我们需要掌握近代中国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更有力的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斗争。

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作斗争，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个重要战场。帝国主义发言人任意颠倒近百年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他们极力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并没有侵略中国，只有对中国的传统友谊。西方侵入从未带给中国什么灾难，而是给中国输入民主观念，带来了进步。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似乎不是应当抵抗，倒

^① 《列宁全集》，卷八，页82。

是应当拍手欢迎。对于这样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美帝国主义拥有发明权利。艾契逊、鲍尔斯之流就是这么讲的。中国买办阶级代言人叙述近代史除了照抄洋人的文章，还归咎中国人自己不争气，特别是归咎人民抵抗外国侵略障碍了历史进步。照洋奴买办看来，中国愈来愈贫穷落后，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剥削根本没有关系。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人们愚昧无知，顽固守旧，不肯与洋人推诚合作，没有完全按照列强要求去进行改革等等。胡适、蒋廷黻的近代史“著作”里充斥着这类绝顶荒谬的谬论。若干反动文人近年来在台湾编造的近代史出版物上又唱着另一种调子。那些出版物枉费心机地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复辟寻找历史根据。蒋介石贩卖革命，成为空前绝后的卖国贼，被描绘为继承了革命传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被描绘成共产主义“侵略”了中国。他们幻想经过这些捏造篡改，历史就将帮助他们死灰复燃，重新攫取世界。至于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反对人民群众的观点，在中外资产阶级编写的近代史著作里更屡见不鲜。不承认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是阶级斗争，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质等，就属于这类观点。对于中外资产阶级在这个领域里散播的反动思想，必须加以批判，并且应当正面阐述清楚近代中国的阶级、阶级斗争，肃清它们的影响。

这里讲的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目的，也是直接目的。

毫无疑问，昨天研究近代史与今天、明天研究近代史，研究近代史与研究古代史，研究中国史与研究外国史，还具有共同的目的。研究历史，总是要宣传爱国主义、传播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发展规律，揭示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发展规律，用历史经验、历史知识丰富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史